

# 故乡的河

■ 李建臣

童年最难忘的记忆，是故乡的那条河。

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，一路向东浩浩荡荡，贯穿东北大地 270 多公里，最终注入松花江。

它叫辉发河。

从源头流出 40 公里后，辉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。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。围绕着两河交汇点，人们世代辛勤劳作，繁衍生息，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。

这里，就是我的家乡，我生命的摇篮。

最早的记忆，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。我的任务，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。

长大一些，这条河便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。那个年代物质极其匮乏。孩子们所能追逐的，就是青山绿水，蛙声蝉鸣，鱼虾泥鳅，蜻蜓纸鸢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。

夏天，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。时而鱼翔浅底，时而蛟龙出海，你追我赶，常常流连忘返，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。至于蚊虫叮咬，那更是家常便饭。

冬季，除了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蹴溜或支冰车。打滑蹴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，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。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。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。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，又叫单腿驴，结构简单驱动灵便。蹲在上面，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，势若脱兔，凭虚御风，惬意无限。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。小朋友不管那些，有时玩得兴起，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。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，手脚时常冻得皴裂。若缓解冻伤，辄须再用雪来搓，也是遭了洋罪。但再相约去玩时，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，比较破旧，桥板之间缝隙不小。透过缝隙，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记得有一年涨水，河水几乎漫过桥面。过桥时，人们手扶栏杆，逡巡蹑足。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。

桥的南面是农村，北面被称作城里。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，始终没找到“城”在哪里。实际上所谓城里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。一条河，分隔了城乡。

最深刻的记忆，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。我不会游，便站在岸边观看。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。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子，喝了不少水。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，及时把我搭上岸，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。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。

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，而是事后的回味。静静一想，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，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。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，有时已处去留边缘，却还浑然不知。这种变幻与无常，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！古人云，上善若水，天下至柔莫过于水。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，它却变成了野兽，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。善恶易变，乃在须臾之间。

不过，既然上天如此眷顾，着意把我留在人间，莫非天生我材必有用、人生为一大事来？那么我这一生必须加倍努力，争取留下些什么，证明我曾存在。

故乡情是一种奇妙的情结。我常想，人们为什么会有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的情感，为什么会有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心境，为什么会有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情怀，



为什么会有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的慨叹？

这是因为，在我们最初睁开好奇的双眼，去认识、理解和感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是故乡给了我们滋养、欢乐、希望和信念。它开启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，确立了生命价值的航线。它把我们的稚嫩，紧紧裹进它温暖的怀抱；把我们的根，永久镌刻在故土的青史间。它把厚重的文化情怀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，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无法抹去烙在灵魂深处的故土印记；它把对儿女博大的爱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，让我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也挣不脱闯入梦境的金色华年。特别是当我们漂泊半世，蹉跎岁月，饱尝人世的甘苦与冷暖，带着难言的伤痛与疲惫，去寻觅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港湾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无忧无虑、不识愁滋味的日子，会不由自主地思念滋养我们的故土、给予我们力量的塔拉庄园。也正因如此，故乡才成为了我们奋斗的动力、情感的依托、信念的支撑和生命的伊甸园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梦啼妆泪红阑干。

外面的世界虽精彩，但生命之根永远在故园。多年来，我去过塞纳河，到过莱茵河，走过多瑙河，领略过哈德逊河。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，还是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。河不大，却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梅河儿女；水不深，却哺育出一生为民、两袖清风的好公仆郑培民这样的参天栋梁。



梅河风景

每当走近故乡久别的河畔，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：故乡的河 / 母亲河 / 你用乳汁把我养育 / 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……，我的眼睛就会湿润，思绪便随着潺潺河水，流向远方，飘去天际。

河究竟是什么？河是一首温馨的诗，河是一曲深情的歌，河是一杯浓烈的酒，河是一部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交响乐。面对奔腾不息的滚滚东流，哲学家说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；思想家说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；政治家说，天下大势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；科学家说，水是生命之源；文学家说，哀生命之须臾，羨江河之无穷……

实际上，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河。有急流，有平缓，有激越，有险滩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终将一去不返，并且毫不吝惜地带走你的一切。难道我们就什么也留不下？我们真的不能永恒、无法永远？

不。物质世界再富有也会消失，再华丽也会腐烂。只有爱，只有精神财富，才会汇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，在汹涌澎湃中闪现，长留天地间。

你听，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，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，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——

“我思念 / 故乡的小河 / 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 / 噢，妈妈 / 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 / 那就是我 / 那就是我 / 那就是我……”

(作者为 1983 级机械系校友，现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)